



广征民智 助推发展

上周五,盐城市射阳县信访办的大门开着,当现代快报记者走进去时,里面的几位工作人员明显愣了一下。近两年来,他们的工作量骤然降了下来,最近几天,更是极少有人会冒着高温来到这里。

“有啥事不是都去‘工作室’了吗?”一位工作人员嘟囔着。

她口中的“工作室”,全称叫做“党代表联系群众工作室”,全县240个村子,每个村子都有。当地村民大多叫不上来这个长长的名字,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习惯了“有事情找工作室”。

据了解,从2012年4月才开始探索建立的“党代表联系群众工作室”,当年就被江苏省委组织部评为全省组织工作创新创优成果奖,目前已经开始在全江苏省推广。今年6月,该县应邀出席浦干院“新形势下贯彻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研讨会”,并交流发言。

现代快报记者 贾磊 文/摄

江北人到大上海

射阳县看起来毫不起眼。这个相传因“精卫填海,后羿射日”而得名的小县城位于江苏北部,虽然新建了海港,但交通依然不发达。县里人们的钱包大多不鼓,生活节奏也慢,跟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,县城里有许多新开的楼盘,满大街都是它们的广告,不过,开着载客三轮车的司机悄悄说,即使只卖3000多一平米,新楼盘依然有些销售不动。

6月初,就在这个县城里的官员苦思冥想如何招商引资盘活经济的时候,一封邀请函被放到了射阳县委组织部部长鞠平的桌子上。

这封邀请函由上海发出,落款是“中国浦东干部管理学院”。“这个学院是国家级的干部

学院,他们想邀请我们去参加一次讲座。”射阳县委组织部组织科副科长徐建领说。邀请函上写得清楚,学院希望鞠平能够去讲一堂有关“党代表联系群众工作室”的课。

“获邀的,除了许多知名学者教授,还有三个组织部,县级的,我们是唯一一个!”徐建领的话里

是自豪的,除了许多知名学者教授,还有三个组织部,县级的,我们是唯一一个!”徐建领的话里

驻村党代表

射阳“党代表联系群众工作室”叫响全国
240个村有240个工作室

然有些成效,但一直不明显。

直到2012年初,在赴新加坡的一次考察学习中,当地医院定期带领义工服务团队到社区接待选民,为选民办实事的做法启发了鞠平。这位刚刚从盐城市委组织部调任射阳的组织部长马上开始思考,“能不能让这个舶来品在射阳生根?”

“现在忙多了。”一位同时在村里任职的党代表说。

化解村民矛盾

尽管听说要拍照片,他特地换上了新衣服,可黝黑的肤色和半挽起的裤脚,还是出卖了徐维彬的身份。这位合德镇友爱村的副书记,同时也是这个村工作室的党代表。

“我从小就是在这个村长大大的,村里人都认识我,我也认识他们。”徐维彬说,本地人的身份让他处理这些琐事来得心应手。

虽然射阳县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单独成县,但村里还是有些多年形成的家族,村里人遵循的规矩,时常是约定俗成的宗法。一旦闹起矛盾,不熟悉这些规矩,又没有足够权威的话,外人着实难以解决。

“要是有矛盾,外面人绝对调解不了。”徐维彬跟记者描述起了自己上门调解矛盾时的样子。

他大多时候步行过去,穿过敞开的大门后,开始大声呼喊着相亲的小名或辈分,到屋里后,少不得递烟端茶,再用最乡土语言,先聊家常,再跟别人聊起要解决的事,有时候,矛盾的双方都卖他一个面子,有时候,他还要摆酒调解。

当然,村里的党代表们工作远不止于此,他们还负责解答上面的政策,将村民的要求传递到有关部门。

因为他的亲戚也在村里,一旦

止一位村民这样说。

虽然规定的开放时间只有半天,但几乎每一间工作室都“违规”——时常有村民忘了时间,跑上门来,大家都是乡里乡亲,谁也不忍心驳了面子。

“现在忙多了。”一位同时在村里任职的党代表说。

化解村民矛盾

尽管听说要拍照片,他特地换上了新衣服,可黝黑的肤色和半挽起的裤脚,还是出卖了徐维彬的身份。这位合德镇友爱村的副书记,同时也是这个村工作室的党代表。

“我从小就是在这个村长大大的,村里人都认识我,我也认识他们。”徐维彬说,本地人的身份让他处理这些琐事来得心应手。

虽然射阳县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单独成县,但村里还是有些多年形成的家族,村里人遵循的规矩,时常是约定俗成的宗法。一旦闹起矛盾,不熟悉这些规矩,又没有足够权威的话,外人着实难以解决。

“要是有矛盾,外面人绝对调解不了。”徐维彬跟记者描述起了自己上门调解矛盾时的样子。

他大多时候步行过去,穿过敞开的大门后,开始大声呼喊着相亲的小名或辈分,到屋里后,少不得递烟端茶,再用最乡土语言,先聊家常,再跟别人聊起要解决的事,有时候,矛盾的双方都卖他一个面子,有时候,他还要摆酒调解。

当然,村里的党代表们工作远不止于此,他们还负责解答上面的政策,将村民的要求传递到有关部门。

因为他的亲戚也在村里,一旦

止一位村民这样说。

虽然规定的开放时间只有半天,但几乎每一间工作室都“违规”——时常有村民忘了时间,跑上门来,大家都是乡里乡亲,谁也不忍心驳了面子。

“现在忙多了。”一位同时在村里任职的党代表说。

化解村民矛盾

尽管听说要拍照片,他特地换上了新衣服,可黝黑的肤色和半挽起的裤脚,还是出卖了徐维彬的身份。这位合德镇友爱村的副书记,同时也是这个村工作室的党代表。

“我从小就是在这个村长大大的,村里人都认识我,我也认识他们。”徐维彬说,本地人的身份让他处理这些琐事来得心应手。

虽然射阳县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单独成县,但村里还是有些多年形成的家族,村里人遵循的规矩,时常是约定俗成的宗法。一旦闹起矛盾,不熟悉这些规矩,又没有足够权威的话,外人着实难以解决。

“要是有矛盾,外面人绝对调解不了。”徐维彬跟记者描述起了自己上门调解矛盾时的样子。

他大多时候步行过去,穿过敞开的大门后,开始大声呼喊着相亲的小名或辈分,到屋里后,少不得递烟端茶,再用最乡土语言,先聊家常,再跟别人聊起要解决的事,有时候,矛盾的双方都卖他一个面子,有时候,他还要摆酒调解。

当然,村里的党代表们工作远不止于此,他们还负责解答上面的政策,将村民的要求传递到有关部门。

因为他的亲戚也在村里,一旦

止一位村民这样说。

虽然规定的开放时间只有半天,但几乎每一间工作室都“违规”——时常有村民忘了时间,跑上门来,大家都是乡里乡亲,谁也不忍心驳了面子。

“现在忙多了。”一位同时在村里任职的党代表说。

化解村民矛盾

尽管听说要拍照片,他特地换上了新衣服,可黝黑的肤色和半挽起的裤脚,还是出卖了徐维彬的身份。这位合德镇友爱村的副书记,同时也是这个村工作室的党代表。

“我从小就是在这个村长大大的,村里人都认识我,我也认识他们。”徐维彬说,本地人的身份让他处理这些琐事来得心应手。

虽然射阳县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单独成县,但村里还是有些多年形成的家族,村里人遵循的规矩,时常是约定俗成的宗法。一旦闹起矛盾,不熟悉这些规矩,又没有足够权威的话,外人着实难以解决。

“要是有矛盾,外面人绝对调解不了。”徐维彬跟记者描述起了自己上门调解矛盾时的样子。

他大多时候步行过去,穿过敞开的大门后,开始大声呼喊着相亲的小名或辈分,到屋里后,少不得递烟端茶,再用最乡土语言,先聊家常,再跟别人聊起要解决的事,有时候,矛盾的双方都卖他一个面子,有时候,他还要摆酒调解。

当然,村里的党代表们工作远不止于此,他们还负责解答上面的政策,将村民的要求传递到有关部门。

因为他的亲戚也在村里,一旦

止一位村民这样说。

虽然规定的开放时间只有半天,但几乎